

有一处地方，总是令我梦萦魂牵,那是一个太普通的小区,地名也并不显赫,塘桥路99弄。但它真像那个号码一样，在我心里久久、久久无法忘怀。

临港的职工小区。上世纪60年代开发,三层老式公房,无卫生间,无阳台,厨房几家合用。现在想来,简陋至极。当时确实众星捧月,与周边的一些低矮平房围成一个独立的小区,在这个地区算是鹤立鸡群,令人羡慕的。全家5口人,只住16平方米,一个直通间。是父亲单位抽签所获,也是善人善报的福运。

我6岁人住此处,19岁时搬离,这是我人生梦想的诞生地,情窦初开的伊甸园。我至今幻想,那儿的空气里,还飘动着我青葱年代的气息,有许多美好。家家户户挨得很近,邻里之间什么小事大家都似乎知悉。厨房的菜香和家里的吵骂声,都很有飘逸感,声声入耳,远非现如今邻居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。

那年,居委会开展“向阳院”活动,我是个小学生头,每天还带着小区的孩子们做操,练功,糊标

语,组织小区护卫队,还搞文艺活动。那时居委会购置了一台17英寸的国产电视机,黑白的,十分笨重,但这对小区居民却是喜从天降。每晚在室外播放,观者众多。日本的《追捕》《姿三四郎》等等,都是如此观赏,以至于津津有味。电视屏幕直到播出了“晚安”两字,继之雪花一片,观者才会全部散去。居委会特别信任我,我不到场,电视机是不允许搬出去的。由此我颇感骄傲,自然也受累不少,因此懂得并感受到了责任的分量。父亲是港区职工,会敲一手好锣鼓。小区的“向阳院”活动搞得特别有声有色。每逢小区举办文艺晚会,之前,父亲总是受邀擂起大铜鼓,欢快而有韵律的鼓声,忽急忽缓,抑扬顿挫,急如锤击,轻如弦拨,宛若天籁,常常引得小区居民围观,里三层外三层,我也无法靠近。

1976年,地震风声鹤唳,颇有点人人自危的氛围。有一日清早,摇铃声骤起,好些人被惊醒。

但三楼的一户人家,已将被子什么的扔下了窗,准备高空跳下。二楼一位腿有残疾的、四五十岁的男子,其儿子已一把抱起了他,直往楼外奔去。后来才知道是环卫的粪便车来了,摇铃是通知大家将马桶拎出去,真是虚惊一场。也看出这小区人家的亲情。

也有丑陋的事情。还是环卫工人,在倒粪站运粪时,捞出了一个婴儿。显然是谁偷偷抛弃的。后来形成了一个案件。听说是一对未婚男女所为,后来就不知下文了。也许年幼,大人们便不再当着我面提及这一档事了。

搬离小区时,我已高中毕业。我家已从一楼搬至另一幢单元的三楼,住了有好几个年头。面积多了两个平方。因多了一堵分割墙,父母搭设了一个小阁楼,就是我的卧床了。夏热冬凉的屋子,我苦读于此,并参加高考。真的要搬离了,我却万分惆怅和留恋。家什都搬空了,我还想住上一

晚。父母宽容,铺了一张凉席,叫了一个邻居小伙伴陪我。那一晚,我从窗外仰望星空。透过这扇窗,曾让我见识不少,遐想翩翩,也许,从此之后,那一片天空,从此不在我眼前闪亮。我失魂落魄一般,泪往心里涌流。

好多年之后,我还光顾过这个小区。有一回,一个人独自在那里溜达。怕熟人撞见,选择的是夜幕降临之后。我总想在寻找什么,我一定有什么失落在那儿了,我的童真,我的纯粹的追索?

本世纪初,小区拆除了。我是政府部门的官员。我带着复杂的心情,几次深入动迁组,反复叮嘱要合法合理合情地对待动迁居民。我没去小区。我怕会当场掉下眼泪来,让身边人不知所以,莫名其妙。之后,那里已矗起了一幢幢新楼,比我那时住的气派、宽敞、舒适多了。我也未曾涉足。变化真快!

过去的已经拆除,不可重现了。只留下回忆,还是那般隽永和令我心动。

那路名还在,我瞥见了,却不是过去的模样了。

自从股慧芬送我一只包,应该说是挎包,我就每天上下班背着它,好像蛮有腔调的。自以为有腔调,所以进进出出喜欢背,哪怕上咖啡馆亦然。

年纪大了,忘记性也大了。这只包丢过两次,一次是在歌顿咖啡馆,一次是在昌蔚咖啡馆。歌顿咖啡馆的服务真好,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的电话,主动打电话让我去取。而昌蔚咖啡馆一次是与股慧芬、张耀福、张受、戴达等一批作家小聚,副区长小妹女士牵的头。聚毕,我就离席而去,俄顷,听得身

后有吃吃笑声,回头望:原来她蹑手蹑脚地跟在后头,而她手里正拎着我忘记在椅子上的包。这两次包的失而复得,让我加倍小心,以后不得再有闪失,不然,太对不起股慧芬的一片心意了。

诸葛之误

青衫

“留人”。今阅《鹤林玉露》,有一段“蜀执日倾,蜀才日少,而乃流涕祈谏,过矣,并谓子房之学出黄老、孔明之学出申韩”,然华容道释曹,关羽也立了军令状,看来丞相也吃情面耳!一是鼎盛时期,一是日倾时期,帐下正需要人才,聪明之孔明何不权变之?

2011年夏,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,我们几个作家去东北伊春、嘉荫等地采风,伊春美丽的城市环境和嘉荫黑龙江凌晨三点半辉煌的日出“谋杀”了我照相机的许多“胶卷”;在嘉荫一家俄罗斯商店里,我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只类似股送我一样的挎包。买下这只包,一是为了黑龙江之行留点纪念;二是把另一只包搁置起来,免得一不小心又丢了。

秋去冬来,这只嘉荫买来的包就此伴着我进进出出,哪怕上饭店吃饭。终是小心谨慎,但百密难免一疏。就在半个月前,我到一家面馆吃面,吃过面直奔一朋友家。到了朋友家,才发现自己的包挂在了面馆的靠背椅子上了。心想:面馆人进出,这只包肯定是凶多吉少了。心存一线希望,赶紧赶回面馆。向服

“失空斩”中斩马谡,马和诸葛俱哭成泪人,无奈不可不杀,壮志未酬已血溅辕门,予为观众甚感慨之,真想叫一下“刀下留人”。



江西婺源被誉为“中国最美丽的农村”,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。

一个初春的下午4时,我们前往较偏远的一个村庄。由于公路在修,汽车不通,我们只能步行前往,走了约半个小时,来到一座小山丘,此



日暮乡关烟雨

张逸

时,烟雨朦胧,暮色将临,田边油菜花盛开,村庄炊烟袅袅,此时此景最易思归。两位路人撑着伞走在乡间的小路,前面是否是他们温暖的家,还是他们羁旅的驿站?无人知晓。

期待合理的“指导票价”

司享

资是三千元人民币吧,但我们看一场新电影的票价是一百元人民币,约是月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三左右,十倍于美国!因此,现在上电影院已是属于奢侈的消费了。君不见,电影院里大部分的观众是哪些人?还不是热恋中的男女!但他们结了婚也不去电影院,而是宅在家中看碟片了。既然是征求意见,则期待电影局多作社会调查,制订出合理的“指导票价”。

窃贼光顾了我的车。他以为有包必有钱,没料到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。到食堂一打听,我那张饭卡里的钱保存在电脑里,只要补卡就是了。

那个贼一定在心里骂:倒霉,碰上个穷鬼!有钱的包,人家还我。没钱的包,小偷偷去了。两厢对照,极具讽刺,颇有意思。看来,还是要背股慧芬送我的包了。

想着自己的包如此之“贱”,我到朋友家就把它丢在车上。天下着雨,夜阴沉沉的。当我从朋友家出来,要开车门,发觉钥匙怎么也塞不到底,一拉车门,开啦!一检查:那个瘪瘪的包不翼而飞了!



我乘着暮色,来到这小小的村落,本来希望能拍一些徽派建筑,然而远眺村落,看到这情景,觉得这一春雨霏霏、行人思归的画面,配上远处黑白相间的徽派民居,实在打动了人心最柔软的地方,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“日暮乡愁”的情结。由于天色较暗,我调高了感光度,用较小的光圈,兼顾了行人和村庄的景深,使景色得到充分的表现。

期待合理的“指导票价”

司享

窃以为,合理的指导票价应该考虑老百姓的承受力,鼓励他们多看电影,这对电影观众的扩大及电影事业本身的长远发展都有好处。那么,现行电影票的价格是在什么水平上呢?近年,我去美国加州的硅谷及圣迭戈等地探索,那里市民的平均工资大约是每月三千美元(可能还会高一些),看一场新电影的票价约十美元(老电影约七美元),约是月收入中的百分之零点左右;姑且算上海市民现在的月平均工资三左右,约是月收入的百分之三左右,十倍于美国!因此,现在上电影院已是属于奢侈的消费了。君不见,电影院里大部分的观众是哪些人?还不是热恋中的男女!但他们结了婚也不去电影院,而是宅在家中看碟片了。既然是征求意见,则期待电影局多作社会调查,制订出合理的“指导票价”。

今年春节前,旅日书法家周之江打给我一电话,希望我找一下栗原小卷和他合影的一张照片;还说,这是一张非常珍贵的照片。庆幸的是,经多方寻找,找到了。周之江初见栗原小卷的照片在1987年摄于东京银座博品馆。栗原小卷浓妆艳抹,穿着和服,端庄而坐;周之江穿着短袖的确良白衬衣,系着深色领带,拘谨地站在一旁;中间是周之江送给栗原小卷的书法条幅,“纤云不动万籁寂”,“纤云不动万籁寂”。当时周之江的字,在上海已经有资格在友谊商店出售给外宾。

栗原小卷1945年出生于日本东京,6岁开始学芭蕾舞,18岁时由东京芭蕾舞学校毕业,同年进入“俳优座”演员培训所学习话剧。从20世纪70年代起,栗原小卷拍摄了《生死恋》《忍川》《望乡》《莫斯科之恋》和《乡村教师》等多部颇具影响力的作品,成为上世纪70年代日本青春文学电影的代表性明星。好多中国影迷都知道,栗原小卷因为要从事表演艺术而选择了一直单身。所以,“纤云不动万籁寂”,正是栗原小卷美丽人生的最合适写照和注释。

栗原小卷主演的电影《望乡》和《生死恋》曾经在中国公演,引起巨大轰动,中国观众从中看到了日本妇女的善良、忠贞,为之深深感动。正因如此,栗原小卷也成了大多数中国影迷的超级偶像。

在德国漫游,发现处处见城堡。导游说,德国有城堡多达14000多个,最著名的便是新天鹅堡。

新天鹅堡位于慕尼黑以南,建于阿尔卑斯山麓上。当我们乘车抵达时,首先让我赞叹的是周围的原始森林与宁静的湖泊,还有绿茵如毯的山坡和悠闲漫步的牛羊。往上看,一座白色的城堡耸立在高高的山上,哥特式的尖顶周围环绕着白色的云絮,蓝天的背景凸现出这精致城堡的高雅和华丽。据说,这座城堡建于1869年,原型是迪士尼城堡,由于是白色的,又称白雪公主城堡。

我们来到这个梦幻之地,可以坐车上山,也可以步行登坡,我选择了后者。因为从山下到山上,沿途实在太美丽了,绿荫中有各种盛开的花朵在争艳斗奇,在这样风和日丽的阿尔卑斯山下,触眼是迷人的景色,让我不时驻足欣赏。为了招揽观光客,每登上一段路,就有精美的艺术品小店与喝咖啡、喝啤酒的小憩之地,以新天鹅堡建筑为主题的各种挂历、台历、冰箱贴、笔记本和照片框,让人感受这座城堡的四季风光,春天是一片翠绿,夏天是浓得化不开的迷人景致,秋天是浓黄与嫣红的媲美,冬天则让城堡显得更加庄严而贵族化。

我登上山顶,那里有一座桥,桥的背后就是新天鹅堡,于是站在桥上留影成了观光者青睐之地,同时也成为人们议论这座城堡来历的话题。

原来,这座美丽高贵的城堡背后有一个国王的悲剧。城堡主人是路德维希二世国王,他从小喜欢看歌剧与舞台剧,自己也写了不少剧作,他童年是和年轻的表姐茜茜公主一起度过的,当他对她产生朦胧的爱情时,15岁的茜茜公主嫁到了奥地利,这给少年路德维希二世打击很大。茜茜公主获悉后曾为表弟寻找佳丽,但倔强的路德维希二世一再拒绝,后来家人促成了他与巴伐利亚公主苏菲的婚事,正在好事成功之际,22岁的路德维希二世在婚前两天突然宣布解除婚约,后又终身未娶,路德维希二世在失恋后不理朝政,耗尽巨资修建一座他梦幻中的城堡——新天鹅堡,以此来显示他对茜茜公主的终身爱慕。新天鹅堡内的壁画、帏帐、雕塑……甚至浴室中的水龙头也装饰成天鹅状,精湛的工艺让观光者赞叹不已。而古堡的外观又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,达到了惊人的美丽。

这巨大的工程,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,但路德维希二世一意孤行。在城堡即将落成之际,这个太富有幻想的国王死了,他沉没于湖泊,仅41岁。而给国家留下了1500万马克的债务,愤怒的人们开始指责国王的愚蠢与自私。

我站在新天鹅堡前,久久沉思,仿佛自己又站到了印度泰姬陵前。印度莫卧儿王朝第五代君主沙杰罕为自己的宠姬泰姬·玛哈尔修筑陵墓,耗尽巨资用22年才建成。泰姬陵与新天鹅堡都是举世无双的建筑艺术瑰宝,但沙杰罕因造泰姬陵而花费了过多的人才与金钱,终使政局动荡,其子杀兄篡位,沙杰罕被囚禁。一个魂沉湖泊,一个被囚圈图,让当时的国民爆发了强烈的愤怒。而新天鹅堡与泰姬陵却在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旅游观光胜迹。

下坡时,见马车上载着游人轻松经过,但我的心却轻松不起来。正如中国长城被后人赞美之际,但它的建成也凝聚了当时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与生命。

1987年,周之江初到日本。拜访的第一位日本友人就是日本影星栗原小卷。栗原小卷的家当时在东京品川区,但周之江是在银座博品馆找到她的。那时她正在排演话剧,幕间,她连妆都没有卸,演出服装都没有换,就出来见周之江。

栗原小卷看了黄宗英写的亲笔介绍信后对周之江说,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,赵丹老师、黄宗英老师都对我非常好,对我像自己家人一样。之江,你放心,今天你一个人到日本来,我一定会帮助你的,不管遇到什么困难,你都应该来找我。

栗原小卷那时已经是世界闻名的巨星了,阅历之深,见识之广,绝非常人能比拟,但对于初次见面的周之江竟然这样坦率地当即许下承诺,使周之江深为感动。栗原小卷还对周之江说,黄宗英说你的书画已很有成就,如果你有宽裕的时间,就来教我学习中国书画吧!我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及文化艺术非常尊敬。

25年过去了,日前栗原小卷到神户举办演讲会,主题是“60岁以后怎样活出自我”。在演讲中,她还特地提到了周之江送给她的那幅字。她说,当初她对“纤云不动万籁寂”还没有很深的感受,如今,她觉得已经完全进入了这个境界。做人,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颗平常心,要努力做好每一件自己喜欢的事,活出自我。

那幅“纤云不动万籁寂”作品,至今还挂在栗原小卷的书房里。

游新天鹅堡的联想

曹正文

